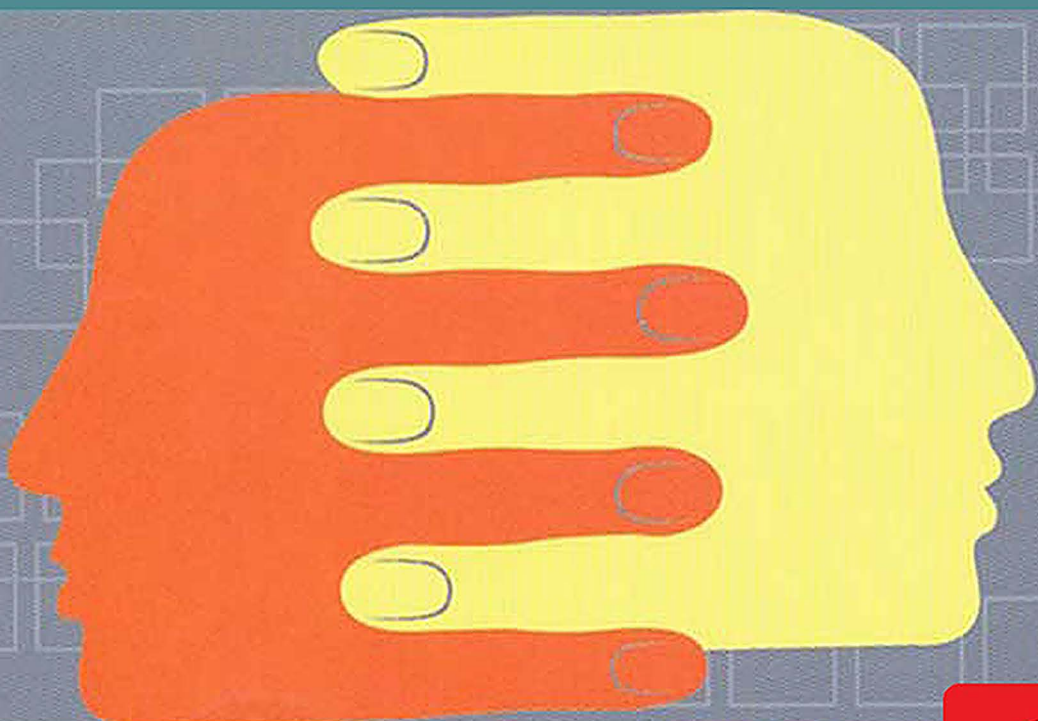


内阁首辅之青词宰相

文茜 著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内阁首辅之青词宰相 / 文茜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218-11987-8

I. ①内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明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48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9727 号

Neige Shoufu Zhi Qingci Zaixiang

内阁首辅之青词宰相

文茜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马妮璐

责任技编: 周 杰 易志华

装帧设计: 今亮后声 HOPESOUND
pankoyugu@163.com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7 字 数: 213 千

版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 - 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目录

引 子	耻于谄媚写青词，夏言三度被革职 / 1
第一章	嘉靖帝一心修道，无视俺答犯国土 / 8
第二章	严嵩朝堂戴香叶，龙颜大悦受宠信 / 28
第三章	不堪忍受折与辱，宫女密谋杀皇帝 / 44
第四章	许勉仁攀上赵文华，聂豹成功抗俺答 / 59
第五章	祖传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无端惹来杀身祸 / 92
第六章	查秉彝耿直谏言，严嵩惊出一身汗 / 129

第七章	帝王把玩平衡术，夏言复职首席位 / 163
第八章	徐推官韬光养晦，夏首辅慧眼识人 / 180
第九章	夏言搜贪腐证据，严次辅举步维艰 / 197
第十章	严嵩为苟且偷生，忍屈辱跪求夏言 / 215
第十一章	陆指挥使遭弹劾，阁老们各怀心思 / 234
第十二章	夏阁老死不瞑目，严首辅小人得志 / 247

引子 耻于谄媚写青词，夏言三度被革职

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年）夏天的一个深夜。

狂风夹杂着雷电，像是要将黑夜撕成碎片。京城里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，早早关上门窗睡觉。而乾清宫里却乱成一团，所有人都处在惊恐中。

乾清宫中，一排排红灯笼在狂风中打着秋千，火烛不断被吹灭，又被点亮，明明灭灭，像极了野外坟头上那跳动的鬼火，诡异至极。而那殿宇，在一道道雷电声中则如同高高矗立的巨魔，不时发出狞笑。

殿内，嘉靖帝朱厚熹头梳道髻，身穿道袍，盘腿闭目，坐在蒲团上默念祷词，似乎处在三界之外。其实，他的内心如那滚烫的开水，焦躁着、沸腾着。

嘉靖帝有些害怕。

难道是自己祭天时诚意不足，惹怒了上天，要遭天谴？抑或是自己“议大礼”惹怒了天上的神仙？

“议大礼”过去了四年，但始终是嘉靖帝的一块心病。

四年前，嘉靖帝为了让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杭进入皇帝世系，拥有皇帝庙号，他先将永乐帝庙号从太宗改为太祖，又不顾

群臣“声震阙庭”的阻止，用“廷杖”取得了“议大礼”的胜利。确定生父朱祐杭的尊号为“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”，母亲蒋氏为“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”。

最后，嘉靖帝终于让亲生父亲以睿宗的身份，进入九庙。

能进九庙的，必是帝王。不等嘉靖帝享受艰难得到的这份荣耀，他就为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惴惴不安起来。先是亲生母亲蒋氏去世，接着四省闹蝗灾饿死很多人，而后又是旱涝灾害……天灾不断，民怨沸腾。

这还不算什么，真正让嘉靖帝惊恐不安的，是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四月初五发生的那件事。

那天的天气和此时一样，狂风夹杂着雷电。不同的是，那天是白天，天空却像蒙上了一块黑布，整个京城都陷入黑暗之中，犹如末日来临。

“出大事了！老天发怒了！老天要降罪于我们了！”百姓们神色惊慌，议论纷纷。

“一定是皇上违背正统，惹怒了上天！”那些曾因反对“议大礼”而被嘉靖帝廷杖的大臣悄悄议论着。他们惊中带着怕，悲中带着喜，“九庙岂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入的？皇上不听我等谏言，这下出事了！”

面对如此“异象”，嘉靖帝不可能不害怕，而更令他害怕的是，伴随着刺耳的雷声，九庙着火了！大火从仁宗庙开始烧起，一直蔓延到祖庙和太庙。不久，群庙全都处在了火海中。

天空犹如着了火。

那场雷火烧毁了九庙中的八庙，唯独嘉靖帝的亲生父亲——睿宗的庙宇得以幸免。

有人说，这场天火是大明祖先们不愿和没当过天子的睿宗共同被祭祀，情愿用雷火自毁。嘉靖帝也有过这种念头，可他不愿将亲生父亲移出九庙。为了得到上天原谅，他不断用祭天的方式，祈求

上天接受他父亲为睿宗。

四年过去了，在嘉靖帝以为自己祭天已经取得成效时，“异象”再次出现！如果说四年前，上天用雷电击毁九庙，以此警示他违背了正统，那四年后的今天，上天会击毁什么来警示他呢？会不会是他的乾清宫？

嘉靖帝想到这里，嘴唇微微颤抖，端坐的身体也开始摇晃……

无逸殿里，内阁首辅夏言一脸怒容地坐在椅子上，粗黑的眉毛不停地微微耸动，双目能喷出火来。不远处的书桌旁，礼部尚书严嵩趴在一张书桌前埋头疾书，额头不时渗出细密汗珠，在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流淌。怕汗珠掉落在纸上，严嵩不时地用衣袖擦拭着额头。

“可笑！”夏言突然挺直身子，扭过脸来，双眼含剑盯着严嵩，讥讽道，“在如此狂风大作的深夜，大明内阁首辅和礼部尚书竟然不为苍生安危着想，趴在这里写什么祭天的青词，可笑！可笑至极！”

正专注于写青词的严嵩，被夏言突然出声给吓到了，落笔的手一抖。他睨了夏言一眼，庆幸那笔没落下，不然前面的也就白写了。他心里生着气，可脸上却挤出一丝讨好的笑，“阁老，青词是皇上祭天要用的，皇上祭天是为天下苍生，您和我这也是在为天下苍生……”

“哼！”严嵩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便被夏言的一声冷笑打断了，“严大人，不用说了，你接下来会说什么，老夫知道。老夫不想听，老夫听厌了！”夏言越说声音越大，说到最后，他愤而起身，踱起步来。

大明官员讲究官仪，夏言双眉如漆，鬓若刀裁，相貌堂堂，很有官仪。而那严嵩就差多了，身形虽高却略显佝偻，双眉稀疏，长鬓杂乱，脸颊消瘦。相较于夏言，严嵩的形象很是猥琐。

夏言如此不客气地训斥严嵩，旁人听了都会替严嵩尴尬，但严嵩本人却像没听到似的，继续谄媚道：“在下能为皇上写青词，是在下的荣幸！在下能与夏阁老在此值宿，也是在下荣幸！”

六十二岁的严嵩，在面同比他小两岁的夏言时，总忘不了低头哈腰。

夏言看不惯严嵩这个样子，他紧皱眉头，盯了严嵩好一会儿后，摇摇头走到了窗前，看着窗外那黑压压的天空，喃喃道：“这是天灾还是人祸？这种天气，不知又有多少百姓要流离失所了。唉！祸不单行啊，如今又有俺答汗带着匪兵入侵。也不知那俺答的入侵，是不是被遏制住了……”

为这些事，夏言多日以来愁得寝食难安。可他不明白，大明百姓在遭难，大明领土被侵扰，身为大明天子的嘉靖帝，为何依旧整日沉迷于祭天修道。如果祭天有用，大明还会天灾不断，苍生受苦？

近几年，夏言曾多次谏言皇帝，让他不要沉迷于祭天修道，可皇帝不仅不听，反而勃然大怒，屡屡将他革职。

被革职对夏言来说已成常态。自嘉靖十七年（1538年）第一次入内阁至今，短短四年时间，他已经被革职两次了，而这两次被革职，都和他向皇上谏言不要沉迷于修道有关。而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，他每次很快复职，又都与他能写青词有关——嘉靖帝找不到一个能在写青词上与他媲美的人。

“青词宰相”——有人这么称呼他。

对自己沦落为一个给皇上写青词的首辅，夏言既痛苦又厌倦，当然更多的是无奈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每次写青词，他都找各种借口拖延。今天他便是如此。

和夏言不同，严嵩对写青词表现得很积极，他甚至觉得能为皇上写青词是他的荣幸。好不容易做到了礼部尚书，好不容易被皇上点名值宿，好不容易有资格写青词，他怎么能不好好把握机会？

内阁建立值宿制度，除了方便内阁官员随时接受皇上的询问，

还要奉旨写祷神的青词。因而，每日由谁值宿就很要紧，因为值宿人全由皇上钦点。值宿是和皇上接触的最好机会，被钦点值宿更是受到皇上宠信的象征。朝臣中，除了夏言，没有人不想获得这样的机会。

夏言不想值宿是不愿写青词，不愿被人讽为“青词宰相”，他想当的是名垂青史、能为世人称道的宰相。

青词是嘉靖帝祷告时用的词，全文用赋体，语言华丽，笔法玄妙，写作难度很大。写青词的笔和纸很讲究，必须笔蘸朱砂，在青藤纸上写。“青词”一词，由此诞生。

青词的书写，对嘉靖帝来说大过一切，它关系到祷祀是否灵验。因而，能写青词，成了他选拔内阁成员的第一要件。夏言因写得一手漂亮青词，还曾被嘉靖帝亲赐“学博才优”银章（获这银章即有向皇上密奏的权力）。

擅青词者，得首辅位。

朝臣中流传的这句话，让夏言倍感耻辱，他极力想要避开和青词有关的一切。而严嵩却在极力争取。严嵩是礼部尚书、内阁阁员，因被皇上钦点值宿写青词，有了往上爬的机会。他卖力地表现着，以求能在写青词上“一鸣惊帝”，进而取代夏言，当上他梦寐以求的“青词宰相”。

为了当上“青词宰相”，严嵩几年前就开始练习写青词了，可惜他一直没有机会展示。如今，他要使出浑身解数，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外面电闪雷鸣，严嵩听不到，他埋头伏身，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写青词上。此时，他不是在看青词，他是在攀云梯，攀登通向首辅位的云梯。

两炷香的时间过去了，外面那呼啸的风声和“咔嚓”的雷声仍然不绝于耳。

“违背正统，会遭报应的！”突然，嘉靖帝的耳边响起了这句话。他不禁打了个寒噤。

“青词呢？”嘉靖帝闭着眼，轻声问旁边的黄锦，“青词送来了吗？”

“奴才这就让他们去请夏阁老……”

黄锦还未说完，便听嘉靖帝说：“你跑一趟吧！”

“奴才还是伺候万岁爷吧！”黄锦不愿意离开皇上，特别是这样的天气，他必须守在皇上身边。

“别人朕不放心，老天还在震怒。”嘉靖帝微微睁开眼，扫了黄锦一眼，“让崔文来替你吧。”

“是！”黄锦答应一声，出去了。

半炷香后，雷电停了，万籁俱寂。

黄锦再进来时，却见嘉靖帝已经身着白衣单衫，侧卧在了龙榻上。熟睡中的嘉靖帝发出了轻微的呼噜声。

“黄公公，皇上睡着了。”崔文小声说。黄锦挥挥手，崔文出去了。

第二日，嘉靖帝一睁眼就问黄锦，“夏言的青词呢？”

“万岁爷！夏阁老说身体有恙，青词还未来得及写。”

嘉靖帝看着黄锦，脸上露出了愠色。“身体有恙？”嘉靖帝鼻子里哼了一声，“看来，朕给他这个首辅的权力太大了，大到他连朕都不放在眼里了！”

“万岁爷，千万别为这事生气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，那夏阁老虽未写好青词，但礼部尚书严大人写好了。万岁爷要不要先看看？”黄锦上前一步，轻声道。

嘉靖帝没有说话，重新闭上眼睛。

黄锦从怀里轻轻拿出严嵩所写的青词，慢慢呈了上去。好半天，嘉靖帝才睁开眼，先是瞟了一眼，后又接过去，仔细看起来。

少顷，嘉靖帝脸上的愠色消失了。见状，黄锦暗里长舒了一口气。

几日后，嘉靖帝下手谕给都察院，列出夏言五项罪状：欲改皇太后慈庆宫为太子东宫府、在西苑乘轿、拒不戴所赐道士巾、罗织郭勋狱、军事重事径自家裁。
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嘉靖帝没有给夏言任何辩解机会。

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年）七月一日，夏言第三次被革职，原内阁次辅翟奎升任首辅，而写青词有功的内阁阁员——礼部尚书严嵩则做了次辅。

第一章 嘉靖帝一心修道，无视俺答犯国土

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年）七月。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率兵在太原掠杀百姓。

六月，俺答便开始入侵太原。当时，俺答纠集青台吉、咒刺哈、哈刺汉及大同叛军首领高怀智等人，领兵数万，先进朔州，又抵广武，最后经太原南下沁、汾，复经忻、崞以北，屯驻在了祁县。

这是一场谋划许久的抢掠。俺答有备而来，兵强马壮，刀剑锋利。相反，驻守在这些地方的明军却毫无思想准备，面对来势汹汹的俺答兵，丝毫没有还手之力。

急奏依然一封又一封。嘉靖帝嫌这些事打扰了他的清静，竟然索性将自己关在殿里，别说上朝，就是平常的议事也取消了。

“朕要闭关几日，有什么事就找内阁，让他们和六部协商！”嘉靖帝一句话就把事情推给了臣子，推给了刚刚接替夏言当上首辅的翟銮。

翟銮叫苦不迭，“人人都想当宰相，那是人人不知当宰相的苦啊！”

大明是没有宰相的，可内阁首辅干着宰相的活。

“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，群臣即时劾奏，将犯人凌迟，全家处死”，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祖训。

不难看出，对于“宰相”这个职位，朱元璋是多么的排斥。由于没有宰相，大明户、吏、礼、刑、工、兵六部加上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院这些平行的九卿，一有重大事情便都直接上报皇上，由皇上定夺。明太祖朱元璋废相，并从此不再设相，就是担心分权，他要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。

可权力越大，事情就越多。当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皇帝那里时，即便皇帝的精力再充沛，也会力不从心。

明太祖朱元璋感受到了压力，为了分担朝政压力，又不被分权，他下令设立一个专门替他处理九卿上奏文书的部门，事情不大，此部门汇报后处理；事情重大，皇上亲自处理。由于这个部门设立在皇帝的阁殿之下，直接和皇帝联系，因而被称为内阁，内阁成员之首叫内阁首辅，内阁里的成员也就有了专门的称呼——大学士。

内阁刚刚设立时，也如明太祖朱元璋所愿，只起“传旨当笔”的作用，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。然而，懒政的皇帝出现了，“重大事”越来越少，由内阁直接处理的“小事情”越来越多。这时候，内阁不再只是“传旨当笔”，而是成了权力只在皇帝之下的部门，内阁首辅也成了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人物。

内阁、内阁首辅的权力越来越大，大到危及皇权，连懒政的皇帝也害怕了。怎么办？再设立一个可以制约内阁的部门吧。这个部门就是司礼监。司礼监是明朝宦官二十四监之首，主要代皇帝批阅奏章，传达谕旨。二十四监的主管叫掌印太监，是宦官之首，和内阁首辅一样，拥有“宰相”之权。

于是，大明出现了两个不是宰相的“宰相”职位：在皇帝殿外（内阁首辅）的叫“外相”；时刻跟在皇帝身边（司礼监掌印太监）的叫“内相”。

宦官和皇帝走得近，因而干政可能性更大，是怕分权的皇帝竭

力设防之人。为绝后患，明太祖立下不设“相”祖训的同时提出：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预者斩！”为规避宦官干政的风险，明太祖还规定，太监在宫中只能充当杂役，只能是奴才；宦官的品级绝对不能过四品；不能兼文武衔，不能读书识字等。然而，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明宣宗以后，太监不能读书识字的规定被打破了，皇帝不仅允许太监读书，还专门派大学士来教太监识文断字，这为后来司礼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。

懒政的皇帝，给了司礼监太监代皇帝批阅奏章，传达谕旨的权力。

内阁“票拟”，司礼监“批红”，懒政的皇帝将政事交给这两个部门，自己则从政事中解脱出来。

何谓“票拟”？来自全国各地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前，会经过内阁，内阁给出建议，这建议写在小纸上，并贴在奏章背面。这便是“票拟”。而“批红”，则是司礼监在奏章上用“红字”代皇帝批示。有了内阁的票拟和司礼监批红的奏章，皇上才会下诏，各部、各地才能执行。从章程上看，内阁和司礼监权力虽大，但互为制约，缺一不可。

部门权力，很多时候是掌握在掌管部门的人的手里的。慢慢地，内阁的票拟便成了首辅的票拟，司礼监的批红成了掌印太监的批红。

权力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。

入朝为官，无不想进内阁；进内阁者，无不想做首辅。

进宫做宦官者，无不想进司礼监；进司礼监者，无不争抢着当掌印太监。

当然，也有例外。权力越大，责任也就越大，不想担责、胆小怕事的内阁首辅翟奎，把首辅位当成了烫手山芋。

“诸位不知，伴君如伴虎啊！”翟奎替换夏言三次坐上首辅位，别人恭喜他时，他都苦笑着如是说。他太怕出事了。可怕什么就来什么，俺答进攻山西太原势如破竹，兵部尚书刘天和整天跟在他的后面，要募兵，需粮饷。

募兵、粮饷，哪一样不要银两？可户部声称不见皇上的御批，不拨银两。什么意思？其实就是不想拨。皇上正闭关修道呢。当然，即便户部想拨，国库也无银两可拨。

明知道找翟奎没用，刘天和还是不停地找，谁让他是内阁首辅呢？

翟奎急得抓耳挠腮想不出办法。俺答掠杀成瘾，百姓受罪也就罢了，只怕听之任之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，不再只满足于抢掠财物，还要侵占大明领地。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只几日，翟奎的黑胡子就白了一半。

翟奎想，夏阁老在就好了。他是真想夏言了，有夏言在，他便可以继续做他的好好先生，在内阁安稳混着了。翟奎为人处事谨慎，也没多大野心，这是他能官场稳步上升的原因。在别人争权夺利斗得两败俱伤之时，他渔翁得利。不会给人造成威胁的翟奎人缘很好，与那恃才傲物、人缘极差的夏言也能和平相处。

翟奎只想跟在夏言身后，做个次辅，混到告老还乡。可夏言又一次被革职了，他翟奎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这劳什子首辅，看着威风，却实在不是什么好差事，来个大浪就能被卷走。

翟奎的首辅做得很被动，他既不擅长溜须拍马，也不会写青词，如果不是夏言屡屡被革职，他还真和首辅之位无缘。前两次夏言被革职而他任首辅时，朝廷无大事发生，他才侥幸混到夏言复职。可这次，他是混不下去了。

“翟阁老，不能等了，俺答步步紧逼，再不募兵拨粮饷，那俺答汗可就率兵攻进来了！”兵部尚书刘天和又在内阁逼翟奎。

“刘大人呀，本官该做的都做了，你呈上的疏文，本官也票拟了，你不亲眼见着了么？这、这……唉！”翟奎长吁短叹一番，突然又说，“要不您再找找张公公？”

“找张公公”只是翟奎应付刘天和之言。司礼监掌印太监张佐早就说了，皇上不点头，他不敢批，牵扯到拨银两的事可不是小事，他一个司礼监太监不能擅作主张。

张佐不批红，是不是皇上的意思？他们不知道，也不敢多问。

“翟阁老啊，您老又不健忘，卑职和您去找张公公多少次了，有用吗？”刘天和急得几天没睡好觉，眼睛里全是红血丝，“卑职掉脑袋都没事，只是不忍心看着百姓……看着百姓们被俺答欺凌啊！”

刘天和捶胸顿足，声音哽咽。

“老夫何尝不是？只是老夫也没办法，无能为力啊！”翟奎搓着手转圈。

“那……翟阁老，既然皇上忙着天上的事，顾不过来地上的，要不我们一起冒死跪在乾清宫，求谏皇上如何？皇上不……”

刘天和刚刚说到这里，翟奎就一脸惊慌，冲过去按住了他的胳膊，不停对他使眼色。意思是，你这么说皇上，不想活了吗？

刘天和不再说了，只苦笑了一下。他心想，这事如果不能解决，闹大了，他不一样是死？既然横竖都是一死，还不如冒死求谏。

翟奎见刘天和真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怕他又说出什么过激的话，抑或做出什么过激的事，便故意大声道：“松石兄，冷静！冷静！急是没用的，我们不是正在想办法吗？太原百姓受俺答掠杀，谁都急，我们急，皇上更急，这才闭关祈求老天保佑啊！”翟奎一边说，一边还朝外看。

“窝囊！”刘天和在心里骂了一句。

“要不我们再去求求如翰兄？”翟奎知道不想个法子支不走刘天和的，“让他想想办法，或许他能拨点银两来。”翟奎所说的如翰兄是户部尚书李士翱。刘天和摇了摇头，不再说话，只是坐在那里发呆。他打定主意，翟奎不想出个法子，他不走。

“唉！”翟奎见支不走刘天和，便只得叹口气，坐回椅子上，耷拉下了脑袋。两个人都不再说话。

翟奎和刘天和在首辅室说的每一句话，都钻入了隔壁房间的次辅严嵩的耳朵里。按理说，严嵩是次辅，翟奎遇事是要和他商量的。可翟奎没有把严嵩放在眼里，在他看来，严嵩是靠溜须拍马、谄媚

逢迎进入内阁，靠写青词当上次辅的平庸之人，没必要和他商量，和他商量也商量不出什么来。

翟奎几日来的着急和无计可施，严嵩全都看在了眼里。此时，他觉得自己该出场了。他先令小吏给翟奎和刘天和倒了茶，然后自己端着这两杯茶，小心翼翼地为首辅室走去。

在门口，他将满是皱纹的脸挤出千层花。

“二位大人忙了一上午，喝杯茶润润嗓子吧！”严嵩说，“这是我们江西的茶，二位大人先尝尝怎么样？”

翟奎正心急火燎呢，哪有心情喝茶？不过，从不打笑脸人的他，还是接了过去。

“哎哟，这可不敢当，怎么是严阁老……小吏呢？”刘天和急忙起身，惶恐地道。

“是卑职没让他们进来，二位大人正谈大事，怕他们进来了惊扰二位。”严嵩一脸谦卑地说。

“严阁老请坐！”刘天和对严嵩也没好印象，可人家好歹是内阁次辅，他也就装出恭敬的样子，起身让座位给严嵩。

严嵩嘴里说不坐，但屁股却已落在了椅子上。

“翟阁老和刘大人可是为俺答掠杀太原之事烦恼？”严嵩问道。

翟奎一听，禁不住又叹了口气，却没说话。

“可不是吗，卑职和翟阁老正为此事烦呢，不知严阁老可有什么好法子？”刘天和坐在另一张椅子上，随口问了一句。

严嵩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他立马回道：“二位大人何不找夏阁老出出主意？”

“夏阁老？”翟奎和刘天和互看一眼，刘天和说，“夏阁老……夏阁老不是被革职了吗？”

“夏阁老虽然被革职，可一向很受皇上器重。何况，夏阁老在山西任过职，对那里也熟悉……”

严嵩还没说完，刘天和便频频点头道：“没错没错，兴许夏阁